

编者按

图书馆、书店是藏纳光阴的容器,是安放灵魂的净土。它以墨香为桥,连接过往与未来;以书页为径,穿越世俗与理想。本版与您分享和图书馆、书店相遇、相知、相守的故事,向您介绍国内图书馆之“最”。让我们在图书馆和书店里珍藏阅读时光,记录成长印迹。

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典籍的国家宝库

亚洲规模最大、世界第三大图书馆,馆藏总量超4500万册件,涵盖古今中外各类文献,是承载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国家级总书库。

中新友好图书馆的智慧叙事

□ 图 曼

暮春的风掠过中新天津生态城的湖面,带着草木的清香,将我引向一座嵌在时光与科技交汇处的建筑——中新友好图书馆。它像一本摊开的巨著,玻璃幕墙折射着天光,简约的线条勾勒出“书海泛舟”的意象,推门而入,便踏入一场科技与书香共生的温柔奇遇。

入口处的智能导览屏泛着微光,指尖轻触,5G地磁定位导航系统便精准勾勒出馆藏布局。机器人“小图”缓缓走来,银灰色的机身带着灵动的弧度,语音检索《尚书》,它便轻声应答:“请跟我来,在三层A区15列3架。”跟随它穿过廊道,智能感应灯随着脚步次第亮起,柔和的光线铺满每一寸路径,光影在书架上静静流淌。每一本书都嵌着RFID(射频识别)芯片,拥有了鲜活的“数字身份”。指尖轻拂过书脊,两侧的感应屏便立刻弹出书籍简介、读者书评与延伸阅读推荐,一场精准的知识邂逅就此开启。

书库深处,一场无声的“智慧流转”正在上演。15台分拣机器人与2台搬运机器人组成“图书流通天团”,每小时可精准分拣1500册还书,效率是传统人工的10倍以上。闭馆的深夜,3台盘点

机器人穿梭在50余万册藏书间,用计算机视觉与RFID技术进行全域扫描,金属机身划过书架时,会发出轻微的声音,像是在与书籍轻声对话。次日清晨,详尽的错架报告便自动生成,工作人员只需按照指引,将放错的书籍归位。我站在书库旁的观测窗前,看着机器人精准避让障碍物、灵活调转方向,忽然觉得,它们不是冰冷的机器,而是知识的守护者,用毫秒级的协作,消解了人力分拣的烦琐,让知识的流转从容而高效。

阅读区是科技与人文相拥的温柔角落。宽大的书桌上,纸质书与电子屏相映成趣,有人指尖划过泛黄纸页,沉浸在徐志摩的诗歌里;有人轻点平板,在数字图书馆中遨游,500TB数字资源触手可及。AI馆员依托大语言模型安静守候,当我询问“《百年孤独》的创作背景”时,它不仅精准调取文献资料,还结合馆藏文献,梳理出作者创作风格的演变脉络,搭配人文解读,给出兼具深度与温度的回应。掌静脉识别终端静静伫立,读者只需伸手轻触,无需手机与证件,借阅便悄然完成,科技的便捷里藏着细腻的关怀。邻座的老人起初对智能设备有些生疏,工作人员手把手教他操

作,他慢慢掌握后,笑着说:“原来找书这么简单,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馆内的沉浸式体验区藏着知识的魔法。戴上VR设备,瞬间挣脱纸页的束缚:跟随AI鲁迅的身影,走进《呐喊》的诞生现场,昏暗的书房里,先生伏案疾书的身影清晰可见,耳边仿佛响起他激昂的呐喊;踏入AR互动绘本馆,轻触屏幕上的小兔子,它便蹦跳着走出画面,与《森林报》里的小动物并肩,在光影中看尽森林四季的变化。虚拟数字人“小博”穿梭其间,以虚实融合的形式带来知识交互,抬手与它互动,便能播放一段纪录片,让静态的文字变成鲜活的场景,让阅读成为一场身临其境的奔赴。有孩子戴着VR设备,发出惊喜的欢呼,稚嫩的声音里满是对知识的好奇。

生态儿童馆是孩子们的智慧乐园。1600平方米的空间里,机器人伴读、多媒体视听设备、有声绘本应有尽有。扫码即可收听录制好的儿童故事,卡通化的语音搭配生动的音效,识字不多的孩童也能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智能绘本机可以自动翻页、放大画面,家长和孩子依偎在沙发上,与智能机器人互动,机器人会轻声提问,引导孩子思

考,笑声与书页翻动声交织,在孩子心里种下阅读的种子,让书香与智慧一同生长。有个小女孩抱着绘本,跟着机器人一起朗读,眉眼间满是欢快。

暮色渐浓,玻璃幕墙映出馆内的灯光,盘点机器人穿梭在书库,分拣机器人安静归位,读者们眼中满是沉醉。我走到观景平台,远眺城市的万家灯火,忽然明白,这座图书馆不是科技的冰冷堆砌,而是墨香与代码的相融,是人文与智慧的共生。它以5G、AI、物联网为羽翼,打破时间与空间的壁垒,让知识跨越山海,抵达每一颗求知的心灵;又以温柔的服务守护传统书香,让纸页的温度、文字的力量,在科技的加持下愈加动人。

走出图书馆时,晚风轻拂,手中的书带着墨香。中新友好图书馆用科技织就光网,将知识的星辰汇聚成璀璨星河,让每一位奔赴者都能在书海中觅得方向。它告诉我们,科技的终极意义从不是取代传统,而是守护热爱,让阅读以更温暖的姿态延续,让书香以更温暖的力量传递,在时光里续写无数关于知识与成长的温暖故事。

寻找“现代人书屋”

□ 武艳飞

“现代人书屋”创建于20世纪80年代,是陕北地区首家民营书店,主打社科、文学类书籍,长期服务当地人,现代人书屋因此成为榆林人的精神家园,滋养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

今年春天,现代人书屋的负责人告诉我,书屋二楼即将重新营业,我满心欢喜。在这之前,我寻找现代人书屋已有十来个年头。每每来到榆林,我总会去书店一条街走走,曾经一派繁荣的各式书店,现在却只剩下几家在经营,教辅类书店均已迁至学校周边,我钟爱的现代人书屋也不知所终,我以为是自己没找到,便在手机地图上搜索,仍一无所获。它好似在榆林藏匿了起来。终于,2024年冬,在榆林传媒中心的视频号里,我看到了关于现代人书屋的推荐,欣喜若狂——果然是那个坚守文化阵地的现代人书屋,我与现代人书屋终于得以再续前缘。

专,成了现代人书屋的常客。那时囊中羞涩,常常只看不买。每次进店都流连忘返,捧起这本,放不下那本,满心欢喜却无力购买,担心只看不买会令店主不悦。好在店主为人宽和,不仅不赶我走,反而时不时与我讨论书中精髓。他的母亲时常来店里帮忙,老人衣着素净整洁,神态温和大方,推荐书籍与磁带时,透着对文化的珍视与自豪。

书屋是我开阔眼界、亲近文学的窗口。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书架上一排排整齐的系列丛书,统一的装帧与色彩,自成风景。博雅丛书、猫头鹰丛书,在当时的我看来是难以企及的文化高峰,只能怀着敬意,看看书名、读读前言、翻翻目录。也正是在这样的翻阅中,我练就了快速选书的技巧和能力。

偶尔,我也会攒钱买下几本惦念许久的书,只是要等到打折时才舍得入手。那时我暗暗许愿:将来一定要把喜欢的丛书都从现代人书屋带回家。

偶然相识,初寻书屋

结识现代人书屋是在1995年,那时我上初二。暑假的一天,我在舅舅家百无聊赖地看电视,榆林电视台正在介绍现代人书屋,我被深深吸引,第二天便步行前往。对我这个来自农村、第一次来榆林的孩子来说是极大的挑战。我不认识路,更不知道怎么坐车,只凭一腔勇气贸然前往,走到十字路口便迷了路,不小心拐到了凌霄塔方向,经过询问才找到了大舍。走过极长的古街石板路,穿过几个楼洞,我终于走到书店的聚集地。现代人书屋天蓝色的门窗十分文雅秀气,独具特色。店内书籍不同于普通教材书店,大多是历史、社科、文艺类书籍,文化气息浓厚。我刚赶上了一名著书打折扣,中等个子、身材敦实的店主见我犹豫,推荐道:“这些都是好书,两三块钱就能买一本,很划算。”我看了又看,哪一本都舍不得放下,最后精挑细选,花了全部的存款——17.5元,淘到了《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普希金抒情诗选》《茶花女》《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世界名著。那个暑假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懵懵懂懂跟着书中的主人公欢喜悲忧,那几本书也在几个好友间流转,成为我们的文学启蒙。

文化绿洲,半生情缘

人到中年,我与现代人书屋的缘分贯穿了半生时光。中专时期的“蹭读”岁月历历在目;参加工作后,只要来榆林,我便要去书屋转转,买几本新书,这也成为我备考大学的精神动力。我曾在这里淘得一本“万有文库”系列丛书关于民国社会阶层分析的小书,多年后,它竟成为我硕士论文的参考文献,弥足珍贵。

时代变迁,网络冲击,书店经营日渐艰难,现代人书屋也一度淡入人们的视野,让我寻觅多年。重逢后与书店付老板深谈,我才知晓,书屋从鼎盛时期两层四百多平方米的铺面,缩减成了服装店中的一处阅读角。付老板一边经营服装生意维持生计,一边贴补坚守书店,不忘初心。我也得知,书屋曾获冯牧、路遥等作家题词;20世纪90年代,付老板还曾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送书上门,至今还被很多人记得。原来,现代人书屋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记忆,也是无数榆林人内心的文化栖息地。

略显陈旧的录音机与磁带,默默记录着岁月变迁;架上书籍虽不复当年盛况,库房里却仍封存着一摞摞未拆封的好书。如今,榆林大力推进文化强市建设,厚土之上,陕北文化正焕发新的生机,城市里的书店,如同沙漠绿洲般不可或缺。越来越多的读者,期盼着现代人书屋的回归。

如今,书屋二楼已完成硬装,那些珍藏的书籍即将重归书架,面向读者免费开放。崭新的现代人书屋,将成为榆林的文化新阵地,成为文学爱好者的精神据点。这实在是一件温暖而美好的事。

在榆求学,四年相伴

1996年至2000年,我在榆林读书

学馆·书院·书房

□ 马如明

那座“重修东祠堂碑”静静伫立在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石刻博物馆一隅,字迹经风雨剥蚀,棱角渐泯,但“束皙”二字仍清晰可辨。两只灰雀翩然掠过碑顶,几缕槐花簌簌飘落,好似历史抖落的残章断简。我立在碑前,忽然觉得这方碑石似乎仍有生气——它藏着西晋的月光,记着束皙在家乡阳平郡元城县安贤镇(今河北省大名县东馆镇)创办学馆时,那满院琅琅书声。

一晃已过一千七百多年。那时大名县还叫阳平郡,束皙学馆之内,弦歌不辍。奈何战火纷飞,书院一度沉寂,历经唐宋方初具规模。至明清,大名府古城之中,官办与县办书院鳞次栉比:大名贡院、元城书院、应龙书院、天雄书院、大名书院、贵乡书院、广晋书院……一座座书院,沉淀着厚重历史与郁郁文气。

明弘治十年(1497年),元城县知县张崇捐俸倡修贡院。彼时大名府尚无贡院,每逢科考,只能以帐篷为舍。清同治九年(1870年),大名府兵备道李文敏、知府陈崇砥主持

增修,堂舍焕然一新。学使鲍源深题联赞曰:“惟太守育英才,轮奂喜重新,俾都忘辛苦风樯,如依广厦;愿诸生储令器,功名期远到,要识得腾骧过碑顶,几缕槐花簌簌飘落,好似历史抖落的残章断简。我立在碑前,忽然觉得这方碑石似乎仍有生气——它藏着西晋的月光,记着束皙在家乡阳平郡元城县安贤镇(今河北省大名县东馆镇)创办学馆时,那满院琅琅书声。”

贵乡书院的故事,更有几分传奇色彩。“贵乡”本是元城县别称——西汉时期,沙麓山脚下委粟里村的王氏家族,因出九侯五司马,煊赫一时,“贵”之名由此而来。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贵乡书院建成;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元城县知事马玉藻将其改为“元城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后人简称“二高”。1923年,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初创,暂无校址,校长谢台臣便借此地招生办学,新文化思潮由此肇始,“以作为学”“师生如友”的教育理念在此萌芽。如今贵乡书院仅存旧址与一通改办学堂碑记,却仍是大名“七师精神”之源(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在直南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的重

要基地,被誉为“地下党校”和“直南革命策源地”),从这里走出了谢台臣、成润、张鸿藻、贾培元、郭养之、田辛甫、呼品一等一众革命先驱与文化英才。

广晋书院走出了我国著名民族学家杨堃。他十二岁入“二高”,十五岁就读于天雄书院改建的大名府官立中学堂,后留学法国,学贯中西,笔耕不辍,为中国社会学、民族学和民俗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早期女革命家郭隆真,1909年于自家门前挂起“元城县第一女子小学堂”牌匾,这是大名乃至冀鲁豫交界平原上首所女子小学,开一地女子教育之先。

如今的大名县,借着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契机,把书院保护和惠民实实在在做在了老百姓身边:对各书院进行修缮保护,收集碑刻、文献、老建筑构件,让历史看得见、摸得着;同时新建魏州书院,推出“数智书院”,用数字化手段整理地方史料,让老资料方便查阅、便于传播。

大名县没有把书院锁起

来,而是把它变成了“家门口的书房”。2025年,近百家“大名书房”覆盖社区、公园、机关、景区、校园等十多种场景,“15分钟阅读圈”真正落地,出门走不远就能看书、借书、自习,24小时开放,免费借阅。书房按人群配书:社区侧重亲子与生活读物,机关侧重政策与职场,乡村侧重农技与少儿绘本,近半年来新增图书四万余册,年均服务数万人次。书院和书房还常年举办讲座、书法展、读书会等活动,延续着书院的文化底气

和情感根脉。从西晋学馆的一盏油灯,到明清书院的满堂书香,再到如今满城书房的深厚文韵,时光流转,书声不绝。一方碑石记过往,一卷书香续传承,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耕读初心、育人理想,从未随岁月远去,而是化作烟火人间里最绵长的文化底蕴,在大名的土地上,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天一阁: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传奇

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至今已有450多年历史,馆藏古籍约30万卷,是中国古代藏书文化的活化石。

上海嘉定图书馆:藏于江南的书香庭院

素有“江南最美庭院图书馆”之美誉,窗外草木葱茏,室内墨香氤氲,是融古韵诗书与现代书香于一体的文化秘境,馆藏文献超190万册。